

如花
美眷

AMEIJUAN
著

R U H U A M E I J U A N

李妍 / 著

[illegible]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花美眷 / 李妍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5
(青年原创书系)

ISBN 978 - 7 - 5302 - 1030 - 7

I. ①如…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1089 号

如花美眷

RUHUAMEIJUAN

李 妍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新 经 典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谊 兴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32 印张 459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030 - 7

I · 1002 定价: 4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目 录

醉花阴 . . . 1

陌上花 . . .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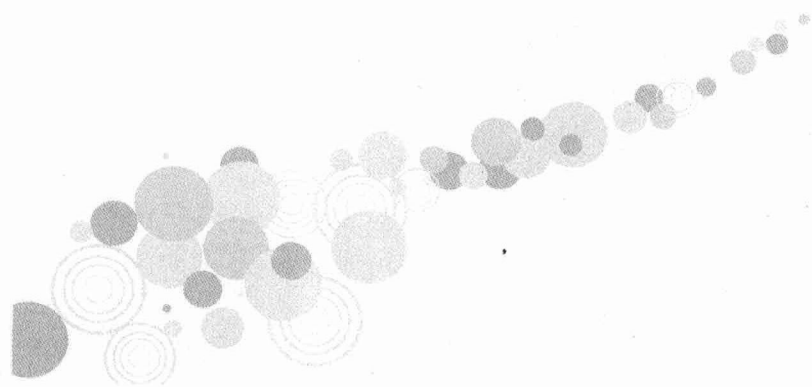
虞美人 . . . 377

“青年原创书系”后记 . . . 503



醉花阴

醉花阴





徐康教授的办公室在历史研究所三楼，向阳，养了很多花草，或者说草花——都是不开花的绿色观赏植物。一盆盆儿的都在摇曳着叶子展现风情。

这无可厚非，也无可见怪。谁说光长叶子就不是花呢？难道非得顶着一大丛黄黄紫紫的才叫花吗？我就看这绿莹莹的好看，它有这精气神儿、有这旺盛劲儿才是关键，蔫头耷脑的花儿远不如我这草呢……

听到有人敲门，徐教授放下手里的喷壶去开门。来访者是同所的贾又安教授。还没等徐教授把惊异的表情做到充分，他就先闷声闷气地吐出一句话来：“大冬天儿你这儿还开窗户。”

徐教授顿了顿，说：“就您这身行头，裹得这严实，不得说我这窗户开得为先见之明啊？”

贾教授不理睬，直冲到书架旁，却站在那里看着地面，不说话。

徐教授说：“拿你那小床子？我还没拍完照片呢。”

看到贾教授仍旧不说话，徐教授走去打开书架，拿出一个早年考究的篆刻用床子来，笑嘻嘻地说：“佳佳……佳佳……佳人还用这种东西吗，老贾？”

贾教授憋得脸通红，说：“嘉木！”

徐教授还要逗几句笑话，听到又有人敲门——却是自己教过的学生林雨霏。见到林雨霏，他先是一愣，才笑着说：“我们戏剧所的老师看见你该高兴了，呵，这两团胭脂，好，您这怎么弄上去的？”

林雨霏本来就是秀气十足的女孩子，此刻更是略垂了头，说：“徐老师……”

贾教授快速地丢出一句“你们徐老师总爱逗人”，就转身走了。

林雨霏长发没有过多修剪，随意地披下来，遮住了几乎半张脸，一副大框的近视眼镜横在其中，又把眉眼额头遮了大半，使得两颊上不正常的红晕尤其醒目。她身上的衣服虽然不像贾又安那样厚重，却一样是由头到脚线条僵直严密。

徐教授犹豫了一下，把办公室开着的窗户关上，说：“大冷天儿的，你不是发烧了吧？瞧你也来了几天了，还是这身南方的小打扮儿，这在北方哪儿能过冬啊。”

“没有没有，就是刚才出租车里面的暖风太热了，吹得脸红。”

“噢，那倒可惜了，我刚想说你师母在家闲得没事儿，这好容易有点事儿让她忙活了，你又不是发烧，可惜，呵呵。你一个人在这边儿，有事儿就说，别跟她见外，知道吧！”

雨霏深深地点了点头。

徐教授等雨霏坐下后，说道：“你自己在家里做的那篇论文——姑且称之——呵呵，就是出版了的《尺牍中的文士精神初探》，我看了，情绪的汇聚与放送，同一种情绪在不同人群身上的异同、共鸣、罗列。你怎么想到这个的呢？”

雨霏说：“就是感觉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美的，相互间信息的传递也是准确、纯净的，人们的情感也简单……”

徐教授笑得有些顽皮，接口道：“越是现在这样掖着藏着的，就越会制造复杂，越是什么都找不着，对吧？呵呵……甚至人人都回到那种‘夜

访不见只为访’的境界才好，啊？呵呵……是啊，因为那时的人生活是相对固定不变的，所以感情才会奔涌流动，当我们处在流动的社会，处在每个人不断变化变换的时代，各种信息潮涌一般，但是情感却会凝滞，被固藏在每个人最私密的地方。古代人接到书信没有几个人会先事怀疑，现代人一得到信息——哪怕是没有知识、没有阅历的小孩子，也总是熟练地先说一句：谁信啊……信已失信。你书里说的这些很有意思。”

雨霏说：“真惭愧，本来不觉得它有什么，才没敢跟您炫耀的。”

“什么叫炫耀呢？要敢于肯定自己嘛，敢于去追求，现在的时代，温顺善良不一定等于美德，所以你就把温良一头按进历史的烟霭中寻找美和感情去啦，呵呵。我想，你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再挖掘的地方。不过，不要只是闷着头钻到牛角尖里琢磨、畅想，找，就是找！”

“跟妈妈在边区的时候，可能是让那边山水的灵气给感染了一点，突发奇想地就写了那些，后来我爸那边一个出版社非给出版了，我要是知道才不敢出呢。徐老师您还要多指教。”

“指教？好啊，那你赶紧考进来。”

雨霏听说眼睛一亮：“多谢徐老师，我今年一定要努力考上您的硕士，如果有机会，我还想跟您读到博士呢。”

徐教授也很高兴：“怎么？想留在这个小所里？”

雨霏蓦地出了一身的汗，结结巴巴地说：“我……喜欢搞研究。我觉得那是件幸福的事情。”

“哈哈，幸福大都是相同的啊。”

雨霏好不容易才命令自己的脸色平复了些，鼓起勇气问道：“徐老师，您……您现在一年带几个博士呢？”

徐教授笑笑，说：“一个啊，去年就招了海明……他是你大学同学，你应该早知道了吧。”

“对对，我……我……”

徐教授继续说道：“跟海明毕业后还有联系吗？你早几天来我这儿就能见着他了，他刚交换出国，昨天走的。”

雨霏急速地问：“去哪国？回不回来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徐教授仔细地看了又看雨霏的脸色，说：“他在我这儿的事儿还没完成哪……我说，你是不是真有点儿发烧啊？要不回家去让你师母给熬点汤喝？”

初冬季节，在北方这个城市，老天总要有点表示，好让那些漫步在正午温和的街道和在暖融融的室内忙碌得头也不抬的人们，也知道知道冬天到来的脚步。她在传递，在表达，在以最直接最普通的方式来表明；她从来不绕弯子，也不故意拖延。这不，说下就下，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就这样不客气地降落了。细细霏霏地，飘到哪儿就不容分辨地到处罩上一层纱雾，可又那么调皮，还没等这层雾气坠到哪里，就露出透明的、天真的、可爱的本来面目出来，清清爽爽地铺到地面上；不时地，还把后来跳跃到地面上的兄弟推开，让他们弹回到空中，撞到行人的裤脚、车轮上去，自己在一旁呵呵笑着，笑得地面上的一个个小水洼都荡漾起来，倒更像是雨一般。

雨霏怀揣着失落加失落，从学校里一直走到了繁华的大道上，一路上，眼睛里装满了这样的冬雪，不知不觉地，眼球表面也被什么罩上了纱雾，直垂到下眼睑汇成了水洼一片……

海明，你怎么在我刚刚赶到北方的时候，出国了呢？

突然一个急刹车！

雨霏被撞得向一旁趔趄了几步，左小腿的骨头还有些麻痛。她勉强找回身体的平衡后，直愣愣地瞪着车子里的人。

车子里是文北出版集团办公室的张主任。

张主任最近一直有点儿郁闷。

此刻的他坐在车里，也是在不停地抓耳挠腮——不是因为差点撞倒了雨霏，而是因为要着急接小松，晚一分钟就是后果相当严重的（d）！

他奶奶的！单位里烦，小松烦，马路上也烦。这女孩有病啊，撞了她她还不赶紧走？站那儿干吗？这现在的人都有病，都是抑郁症了是怎么着？

张主任摇下玻璃，伸出棱角分明的一个大脑袋去，冲雨霏喊道：“你走不走啊你？！站那儿挡着我啦！快点儿，哎哟这冷，雪都飘我脖子里了，你倒是快走啊！”

然后，张主任把脑袋缩回车子里，开始不连续地按喇叭，催促雨霏。

从小到大，林雨霏家中的环境总是温暖祥和的，即便父亲对秘书、司机、家政员，也都是和风细雨的口气。母亲欣赏父亲的这一点，希望他们的女儿像林中静静洒落的霏霏细雨一样温和柔顺，才给她取名林雨霏。

雨霏想到过自己可能会让他们失望，却没想到有时生活会让自己失望。

雨霏赌气地站住就是不动。本来嘛，这是自行车道，自己站的地方是人行横线。没想到张主任索性将车子划了一个漂亮的“C”弧线，从雨霏身边绕了过去。车子激起一些水点溅了过来，伴随着张主任的一句“有病”！

还好没迟到，看来小松不会生气了。

张主任已将要步入疲惫的中年，却仍旧单身一个。在苦苦寻求上升的机会而每每得不到的时候，他便开始了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事情最初很不起眼，据说这也往往是大事儿的征兆。

张主任和一群朋友去玩的时候，大厅里有个演奏长笛的女孩子。大伙儿拿着这个女孩说了几大车的玩笑，然后因为张主任的玩笑最惹人发笑，大家又非跟他打赌。

张主任用高脚杯端了两杯啤酒，走到演奏长笛的女孩旁边。

“吹得不错……”

“分我一半。”

“什么分你一半?”

“你们打多少赌，分我一半。”

“就一顿饭钱你也要?”

“你们一顿饭，穷人吃半年。”

“胡说八道。你这个小丫头有意思啊!”

演奏长笛的女孩伸手夺过一个杯子，说：“一半?”

“噢，一半。”

演奏长笛的女孩抓住张总编的手腕，喝了个交杯酒。

张主任吓了一跳，他们打赌的内容只是让她喝杯酒就行了。

女孩把酒杯扔给他，说：“去给我点个曲子。”

张主任颠颠儿地去点了两三首。

等到一群人都兴致阑珊、脚步颠倒地分散告别回家，张主任发现自己的车子边上靠了个女孩子。

“钱呢?”

“什么钱?”

“打赌一半的钱。”

“什么打赌?我不知道，什么一半?”

女孩二话不说，亮出手里的砖头就要往车窗上砸。

张主任舌头不大了，喝道：“你敢砸!”

“你敢过来我还敢往你脑袋上砸你信吗?”

“我信?!我不信你治得了我。”

张主任走过去，女孩抡起砖头就砸过来。张总编向一旁躲闪过去，砖头砸在肩膀旁，疼得他“啊”地大叫一声。

停车场的保安听见这声叫声，问：“谁在那儿哪?”

女孩喊道：“没见过两口子打架吗?!”

保安悻悻地缩着脑袋回去了。

张主任委屈地望着这个女孩，女孩冷冷地说：“一半。”

“我说让你喝一半的酒就行了，不是答应什么给钱。”

“你再他妈说一句?!”

张主任突然嘿嘿嘿地笑个没完起来。

“你给砸傻了是怎么着？拿钱!”

“你这个女孩儿可真有意思，呵呵呵呵……”

“我一般对傻子是直接拿了钱就走。”

张主任用两手掀着西装两侧，说：“我就是没带钱，怎么办?”

女孩上来用手掏张主任的口袋，不防被他猛地压在车旁……突然张主任觉得腰间有点不对，刚一松手，女孩已经跳开去了，手里晃着张主任的手机，说：“拜拜!”

张主任正要抬脚追，发现裤子一下滑落到小腿下面。原来裤子口袋一侧的裤腰连同皮带已经被完全割开，大约是她从裤子口袋里掏手机时顺便“作案”的。可是，哎哟，可真狠！张主任感到自己左腰的位置有隐隐的疼痛，用手一摸，一道浅浅的划伤正在向外渗出些许液体。

老子饶不了你！

这就是张主任和长笛女孩的第一次交锋。第二次是张主任在次日拨通自己的手机，并最终用两倍的市价买下了自己的旧手机。谁让他在里面存了好多号码什么的呢。

第三次见面，张主任需要先带长笛女孩到她点名的饭店吃饭，才能开口说话。两个人在一个小时里吃完了穷人半年的开销之后。张主任问：“我现在能说话了吧?”

“说吧。”

“你叫什么名字?”

“小松。”

“是姓松还是叫什么小松?”

“你见过有谁姓松叫松鼠的吗?”

张主任又嘿嘿嘿地傻笑起来。

小松有一头烫得四处乱飞的头发，瓜子脸太瓜子，都快成了倒立的等边三角形，两只大眼睛又大又圆，配上高高的大额头和还没有鼻头大的小嘴巴、小下巴，让人很容易产生某种小动物的联想。

小松怒道：“交罚款！”

“我怎么啦就罚款？”

“你心里笑话我了。”

“嘿嘿嘿，然后我说不交，然后你就打我，然后你再搜我兜儿，然后我再吻你，然后你再偷我手机，然后我再请你吃饭……呵呵嘿嘿……”

小松照着张主任笑得低到桌子上的脑袋就拍过一下子去，说：“少废话，拿罚款！”

张主任还只是在嬉笑：“没……有……嘿嘿……”

“没有帮我办个事儿。”

“什么事儿？嘿嘿。”

“给我妹在你们那儿安排个事，要正式编制。”

“嘿嘿……你偷我手机吧还是……然后再让我提着裤子回家……嘿嘿。”

结果是张主任没有提着裤子回家，而是顶了一脑袋的小红包回去的，并且一路嘿嘿地笑着。并且，从那儿以后，张主任总是无缘无故地就开始“嘿嘿”和“呵呵”。

今天张主任要接上小松去参加个聚会。小松除了有暴力之外，还有着八爪鱼般的能量和功夫，她给张主任找到了一个升迁之门。

今天晚上张主任要见的这个能授他升迁秘法的人叫洪源，自己开了家公司，下属有中介、房产、咨询、代办等等好多小公司，而且随实际需要频繁地注册和注销。用小松的话来讲，洪源那儿就像个国际大超市，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没有你找不到的东西。

张主任曾问小松：那我想找找布什都有几个情人，她们都什么胸

围呢？

小松当时就在张主任棱角分明的脑袋上敲了响亮一记，骂道：你这春天最肥的大虫子！出息就这么大了？哼，不过我告诉你，洪源那儿反正是不缺你想知道的，人家不是有咨询代办这些服务嘛，只要你花得起钱。

张主任嘿嘿笑着说：我不是太胖啊，怎么是肥虫子呢？

小松说：《国画》没看过？亏你还总夸自己。

张主任说：看了，看了封面！里面还没来得及看呢，就睡着了。

小松一脚踹过去，说：我谢谢你还知道什么叫封面。

张主任一本正经地说：好歹我也是资深出版人哪。

其实洪源是个很好接触的人。虽然第一眼看去，他有点冷冰冰的。

他眼睛里总不时闪过像是有透视功能的光线，使得本来就又黑又大的眼珠显得更加深邃莫测。但是当他很认真地盯着人看时，又让人感觉那双眼睛里充满了天真，会把先前隐约捕捉到的透视线当做自己的错觉。

今天晚上的聚会，他带了女朋友时晴，时晴又带了一个来北方考研的大学同学，三个人一起来的。

时晴天生高贵、精致，直挺的鼻梁，丹凤眼浓睫毛，额前的头发根部有几处自来卷，其余部分却都是直顺的。肤色总像是擦了粉，虽然她从来也不擦粉，但这一点儿丝毫不妨碍人们一眼就把她从成堆的、敷粉着妆的女孩子里面择选出来。

当她见到小松的时候，只是抬起手，轻轻挥了一下。这让小松极其不悦。

张主任却恨不能一下把自己全脸都搽了粉笑给时晴看，好让她忽略小松板着的面孔。不为别的，因为张主任在楼下时，看见了送时晴来这儿的车子的牌号。

他像条鳝鱼一样从桌椅当中逶迤过去，左右拨拉开椅子和站在时晴身边的那个大学同学，两只手圈成半个圈做出护卫时晴的样子，嗓子里“呵呵啦啦”不知是在笑还是问候。

时晴礼貌地冲张主任微微一笑，马上转过脸去扶住被他拨到一旁的同学，说：“雨霏，来。”

张主任随着时晴转目一看，赶忙把当时所有能搜索到的菊花瓣都摆到了自己脸上，唯恐林雨霏看不出自己在冲她笑：“怎么是你？哎呀哎呀，你也来了？好啊……好，好！”

雨霏当然记得这就是刚刚撞了自己的人，虽不好发作，也实在做不出友好的姿态来，就从鼻子里哼了个声响算是回答。

洪源笑笑，说：“张主任，怎么你们认识啊？”

张主任面无愧色，大声答道：“认识认识，怎么不认识，认识！就在那个文华大学嘛，是吧……雨？小雨！文华大学那儿认识的，我去看我一个朋友，特好的哥们儿，文华大学出版社社长，他人也非常好，哎哟，这个小雨，你就是在那儿上班吧？对了对了，没错！看我这记性，没错！”

洪源还要逗他些什么，时晴对洪源一笑，说：“干吗你？快坐下吧。”

张主任仍旧以他罕见的心理素质滔滔说道：“对对，时小姐说得对，来坐坐，点菜，吃！哎呀，你这个小雨就是在文华出版社没错，不是也没关系，我一定让你进去工作，这不一句话的事儿，反正你就是铁定在那儿了，文华的人，文华出版社的……来，咱们这也算是半商半文的友好聚餐了……看看，怎么不是？洪总是商界的，没错，小松搞音乐演出也是吧，我们俩是出版界的，时小姐是咱们这次会议的领导，这不是半商半文吗？哎呀，出版要走市场，市场要有文化，咱们今天这是响应中央号召的聚会，这就对了，绝对的，很对！”

总之，这顿饭除了张主任，都没吃痛快，大家很早就散了。

时晴来这儿是坐了刘干事的车来的。时晴爸爸有点事，给了他们几个小时的空闲。吃完饭，就由洪源送她和雨霏回去。

路上，时晴盯着雨霏看了好几眼，问她：“脸色怎么这么不好？你说你非得考什么研呢？谁等你这文凭救人吗？”

雨霏苦笑一声，说：“对啊，能救人啊。”

时晴说：“你呀，那个海明有什么好？至于你这么跑半个中国的来这儿找他？还考研，都把自己熬成小柴火妞儿了。”

洪源打趣说：“找谁啊？用不用我给发个寻人启事？算是你们俩照顾我业务啦。”

听这一句连雨霏都忍不住笑了出来。时晴说：“贫！哎，有个正事儿给你办吧，办不办？”

洪源说：“找谁？漂亮吗？”

时晴故作生气地说：“你再说！我妈医院的事儿。她们体检科谭阿姨给老干部体检时查出个肺癌来，可就是找不着是哪个病历里的，你也知道去她们医院的人……谭阿姨这两天正上火呢，怎么也得把正主儿给找着啊。”

洪源说：“是不是又是借着老干部的名儿，什么亲戚朋友保姆的都有？也都没留一个真的联系方式？”

时晴忽然转过头问雨霏：“还说呢，你去体检了吗？”

雨霏咳了几声，说：“去了呀，这个周末去拿结果。”

时晴不由睁大了眼睛：“你最近怎么老咳嗽啊……”

这天张主任又张罗要吃饭，探讨探讨出版事业的现状与发展，并一定要求雨霏也去。

于是，林雨霏、时晴、洪源、张主任、小松和文华大学出版社的桑榆副社长汇集到了一家街道门牌4567号的地方。

那里朱门半闭，进了院子一看，处处陈设非凡。落座后，大家彼此又跟桑榆做了番介绍，然后吃了一肚子天南海北的物品，就了一堆国际宇宙的话题。

桑榆社长对于有“慧目聪耳”的人向来敬爱有加，这次也没有例外。至于张主任一口一个：“小雨啊，你们社长……”他自然心领神会。

桑榆打掉张主任苍蝇一样在空中挥来飞去的手，指了指雨霏说：“张儿，你太不像话了，我们这好同志叫林雨霏，你这得罚酒，要不我先就